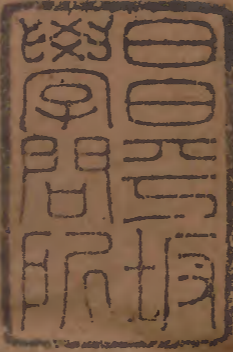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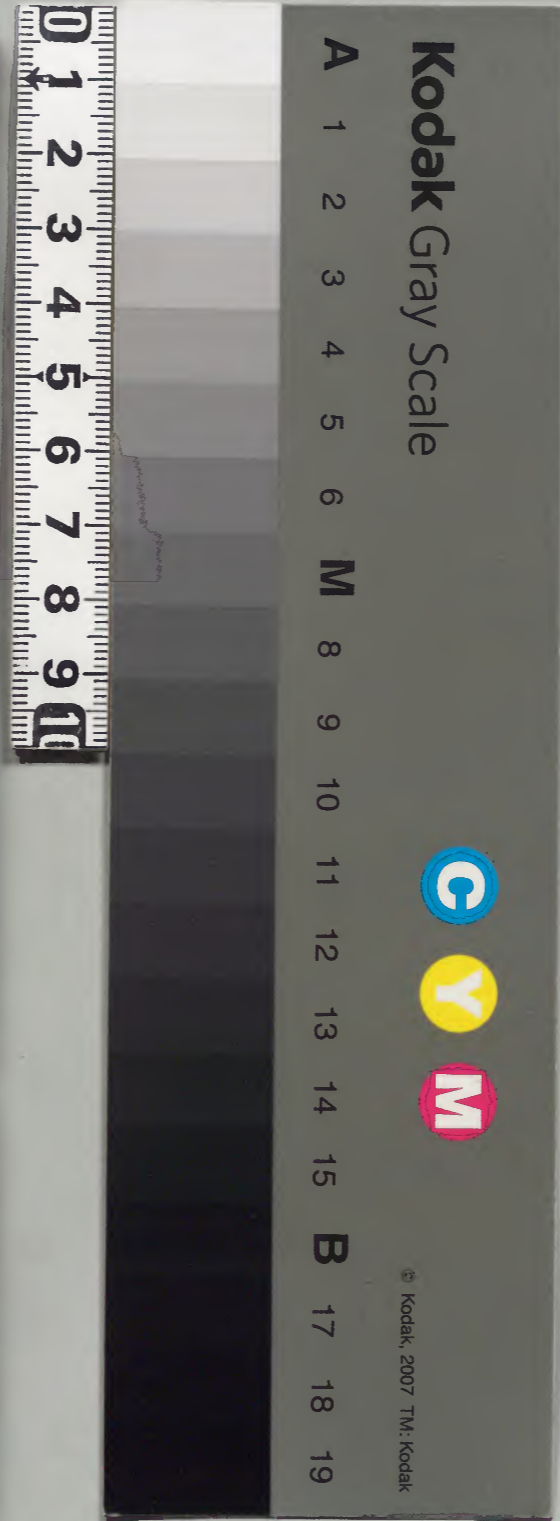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二〇	六九	四	儒	漢
冊	號	架	家	書
		函	類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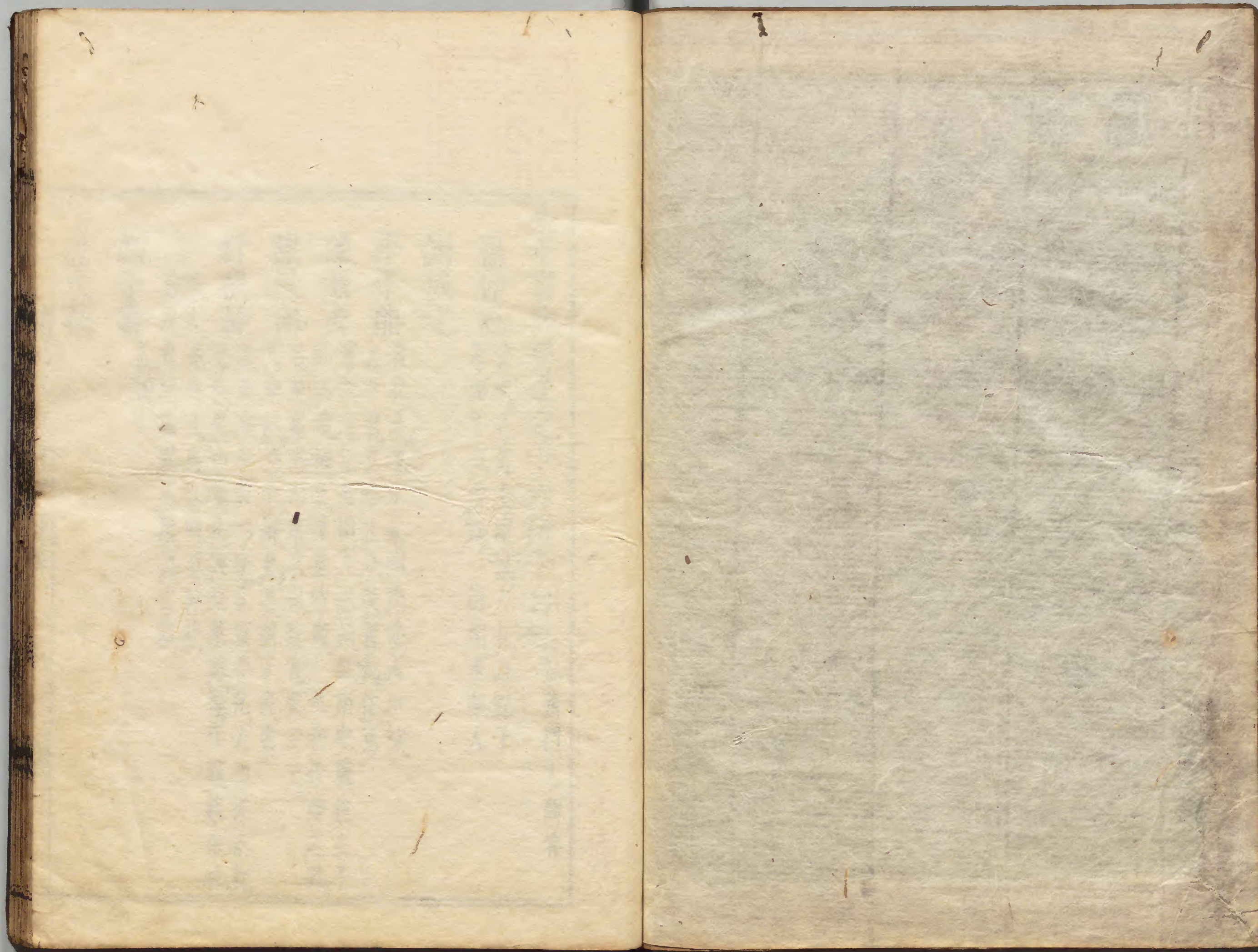
			漢	
		六〇	書	
		八	門	
二〇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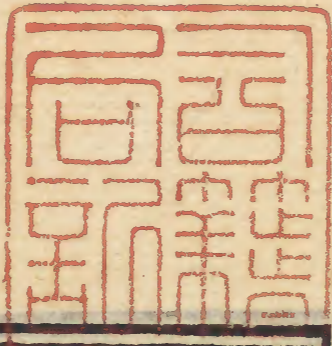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六〇			漢
二〇			書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16)		
函號	298	279	

不許帶出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六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淺草文庫

楊仲思

實紀名道夫浦城人有語錄子若海亦有所錄。語類建寧人

謝成之

李子能

實紀名克宗泉州南安人。按大全書克作元今從實紀作克

陳廉夫

實紀名址莆田人恩補監南安鹽稅朱子誌其壙稱其厚重明敏丞相俊卿之孫

陳叔向

名葵處州人南宗司教官先生云其學似陸子靜見答劉子澄書

舒提幹

名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初從南軒又從象山先生與東萊講學于婺徒步往

從之第進士為江西運幹終通判宜州篤實不欺謚文靖

顏子壽

名鑄

李次張

方平叔 名銓

王欽之

胡平一 名元衡

楊志仁 實紀名復號信齋福寧州長溪人著家禮雜說等書。一統志受業文公與黃直卿

相友善云

徐子融 實紀只稱子融云鉛山人朱子稱其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全名昭然

宋深之 實紀名之源雙流人弟之潤之汪朱子稱其昆仲嗜學而有文。按公父若水先生

誌其墓云為湖南提刑復石鼓書院

宋容之 見上即之注

宋澤之 見上即之潤。按之潤當次二而大全書居三者豈不以銘文事當在最後耶

陳器之 實紀名植永嘉人號潛室著木鍾集。一統志與兄增弟止善俱登第人號所居為

森桂坊公授通直郎

葉味道 史傳名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從學武夷山中學禁開登第終秘

書著作佐即著四書說等書有語錄學者稱西山先生。實紀括蒼人居永嘉謚文清按一統

志溫州有葉味道處州有葉賀孫蓋人誤析為也

徐居甫 實紀名寓永嘉人先生稱務學求師志尚堅確著中庸說有語錄。翰墨全書有陳

北溪送徐揚二下

徐志伯 名浩

鄧衛老 實紀名綱將樂人

張敬之 實紀名顯父有孟子問答

不賓臣

名碩

黃嵩老

名景申

見語錄

黃令裕

實紀名孝

恭邵武人

林正卿

實紀名學蒙福州未福人道南書院掌

長有梅塢集及語錄。語類三山人

李異卿

程次卿

實紀名末奇號格齋先之

龔伯著

注叔耕

實紀名華號方壺

李元翰

方履之

實紀名大壯號

履齋邵武人

方若水

實紀名主莆田人登第寧鄉縣令朱子

方子實

名芥之

竇文卿

實紀名從周丹陽人有語錄。一統志志

李公晦

見一統志

李處謙

實紀名壯祖閩之弟辛未進士調閩清

劉履之

實紀名砥號存菴長樂人先生嘗曰砥及

其弟礪更歷變故志尚彌堅居家孝友臨

事謹畏有語錄及編王朝禮等書

楊子順

實紀名履正朱子稱其細密

吳仲

此與蟻同蒲眠切又符人切斑珠也

吳斗南

名人傑

輔漢卿

實紀名廣號潛庵慶源府人居崇德著五經註釋等書○一統志偽禁不為動先生

深器重之嘉定間仕至祠官歸隱語溪扁其堂曰傳貽

陳思誠

名景忠

陳衛道

名鞏禪學

陳才卿

實紀名文蔚號克齋信州上饒人端平中詔補迪功郎朱子稱其功夫精進有語錄

○一統志講學於山著書自樂得師旨趣清風雅操為世所敬卒祠于學

余正叔

實紀名大雅上饒人二云劍州順昌人朱子深與其進有語錄

余方叔

實紀名大猷大雅之弟朱子稱看道理儘穩實

趙恭父

實紀名師邦天台人○台寓錄進士終嘉興通判

趙致道

名師夏勉齋撰先生行狀公為先生孫女壻主管雲臺觀○一統志知南康軍多善

政○台寓錄號遠菴幾道弟進士終通奉大夫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六

知舊門人問答

答楊仲思 道夫

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文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年獨旅恐非所宜為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所論仁字太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度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為已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答謝成之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恠者况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習中耶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黷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

答李子能

元宗

累承喻及為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

元唐本作九

答陳廉夫

俊卿之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本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字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徹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自得聖賢而師

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錯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錯音籍以錯有所却束也錘上聲銀器也莊子鑪錘之間

答陳叔向

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入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為辟色辟言之計蕃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

答顏子壽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母為卒陷溺也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為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据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為然耳

答方平叔

銓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為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及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

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認認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

矣認思理切
思之意也

答王欽之

承諭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為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已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為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為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

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仔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定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

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及復玩味久之必
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
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
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
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
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
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
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
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

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去古
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
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
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
秦耳

答胡平一 元衡

所喻三代正朔之說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
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
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
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為

唐板二本並無下註復者只一本有之而註處又脫楊志二字可更詳之

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已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太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為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

答楊志仁

瑤○按太全書答志仁二書館本上注名瑤下無注唐本則上註瑤下註復今按朱子實紀門人有楊復字志仁號信齋長溪人著家禮附註云而無楊瑤豈二書皆與復而上二書誤注名瑤也歟况語類訓揚志仁語意有與書中意相似者乎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且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

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者曾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至德之論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

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
曾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
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
時時提起略一審玩便自見得也尤當疑駭尤當
作尤與猶通

答徐子融昭然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
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
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為高談
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
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

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多一唯詩多言譏貶他人
且行事無非往聖責可借

曾參一唯一不如回也只如一
愚作者名氏考聯珠詩格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
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眾之心非不
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
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
舌如向來所論雞抱卵事才卿便取僧言以為至當
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同之實固為踈略而子融
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雞不合
抱卵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子

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為賢者
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想子融
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有
北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此蓋日前窮理
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
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
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會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
步處耳 檢點檢
當以手

理者也橫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
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
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
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
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
昏蔽固有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
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為仁
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

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
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
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
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
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
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
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
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
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
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

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
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
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爲灰
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
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
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
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
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
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
安能必一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

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當初方叔問性於先生先生答之而方叔又與子融辨難子融來質之故及方叔入陰為土陰音蔭瘞藏也禮記人陰為土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二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恠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穎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

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為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所論方叔之說未云性有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看矣

答宋深之之源○三昆季若水之子若水墓誌見大全九十三卷

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

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
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微幸躡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
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
容以及乎有成也

示喻為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
慰若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為喜所
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
方不道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
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
未悟然須自見得已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

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
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
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
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
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
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答宋容之之注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
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
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

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答宋澤之之潤若水第一二子此在第三三

先文郎中已遂窻安之奉昆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不可孤向後因循未必得

償此諾則何以見先文於地下遂留來入函為草定繕寫封內云云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于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功夫聲名利祿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繆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

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持耳

答陳器之

號潛室所著書
曰木鐘集行世

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專感則仁之理

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
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
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
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
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
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
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
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
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
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

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
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
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
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
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
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
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
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
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

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

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端緒之發緒元本作的恐非是

答葉味道賀孫

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孔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

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深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為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為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考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豐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

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豐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豐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食於祖廟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豐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次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祭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

示享人鬼之名不合章昭文謂日上食於禘禘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

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

遞遷下而字家禮作則當從之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略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嚮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為之

制節可乎

故主舊君也大夫本禘主

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

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總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既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婚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本或云當作奔是也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

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此因出所入女去母家後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若無

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今賀有姑夫之黨其祖姑也

其夫家反歸父母家既婚他日捨兄弟姪之外

附唐本
作附家
唐本家
下空一
本作歸

無為王者但不知既無所耐豈忍其神之無歸乎

主喪謂主姑姊妹之喪也其夫家上疑有脫誤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賀雖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

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誦也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謁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為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若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寓所見鄉里有二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無後

遂立異姓為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姓
子既為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
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
異姓為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為宗子
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
事亦同著名行禮庶幾祖先之靈或敢享之不知
可以義起否

立異姓為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
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甲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

明今館
本作須

分之厚者若弔設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
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踈但則少
變平白以存古意可也但則則一
立誤
有服則不但弔白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
厚薄可也

答徐志伯浩

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
卧於其中似亦非便鄉間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
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為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
恨淥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淥先主亦言傳得夫子畫

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為此耳幸試思之

答鄧衛老 綱問近思錄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直上者不為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

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

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

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敘綱謂若是應

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

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

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為要當從

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

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

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答張敬之 顯父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

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鍾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鍾之下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杜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答丁賓臣

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沉潛而妄意躡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已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

已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為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沉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為然也

答黃嵩老

木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祖心所

况唐本同韻會况通作

欲為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入况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令裕名孝恭

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林正卿

李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

是深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駢驚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句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句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渠指李通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

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淡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令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李異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却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閑訪度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因為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龔伯著

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

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汪叔耕

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

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
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
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
繼今以言

來書所論向來為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
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
見其肥羹大截餅餌膾膾雜然於前遂欲左擎右攫
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
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
也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

圖為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
指妄為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沉
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
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
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
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
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虚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
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
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
似亦未得其要至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

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為吾子憂之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虚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亶亶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自之間矣

答李元翰

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即無不仁

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逝聞高風

第劇歎尚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也

答方若水

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求知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

可萌求之之心不唯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

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為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騫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竇文卿

從周

屢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
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高不求進
益之病亦未免為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
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嫌而倦於探討亦
不當一槩視彼皆為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
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
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
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
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
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

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為愈
也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怨之
意皆是學問不得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
下工夫也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
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
裏工夫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
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為己者為
師而深以今人之為人者為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

之志矣

夫為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

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命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

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右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何稱祭於何所

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緦孫無

疑矣此問妾母世祭其孫何稱

方子疏

所喻數條謀道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為複出矣兼又有以學求祿之嫌恐不若今文協而義精也至之

族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自講論儘精細但前日忿不思難生此事端累及無辜為可恨耳

所喻四說往歲在彼固皆聞之只是欠却明理一說如東坡所謂不以火點終不明耳

答李處謙其祖遺老之子

大抵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不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令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答劉履之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為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曰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

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為科舉所累也

答楊子順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擊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

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
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
不能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溺
死也豈不誤哉
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為難只恐體之未實
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
克已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
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至於書中所說
則惰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
不高明寬廣又為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

此今日未論其它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
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
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斗蚊蚋鼓發狂鬧何
嘗入得他會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已復
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
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惰忿猜防榮緣切忿也
魯仲連曰棄忿惰之
節
答吳仲
批○按大全目錄只作
吳生批仲恐是生之誤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
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

四日

朱子書節卷之六

三十三

間唐本
以月

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間靜一之中
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
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
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
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
林下二十一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
相授正為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
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
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
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

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
有未至耶若喜之愚無以及此然苟不鄙不敢不盡
其愚而又不取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
明之聽也

答吳斗南

人傑

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
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不但為
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
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苟
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亦

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為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為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為執事者慮之也

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莫獲也心不耐間亦是太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為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

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

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自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

若論為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為賢者惜之也

斗南以所述草本疏請質先生

斗南以所述草本疏請質先生

答輔漢卿

廣

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見猶今也知徙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為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若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揆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

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脚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此一等人謂為道學之人

柴中行報漕司語見宋鑑寧宗慶元二三年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牘百端懇禱僅得州郡申省狀一紙與郵吏投之此事或觸禍機不可知但已斷置一切不計較矣恐有浮議相阻止者幸勿聽也比來看何文字做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精舍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頗有講說但每相與共恨賢者之不同此

樂也味道間寓書館今尚留否耶其在彼者頗皆相見不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甚難得人況更向上事耶

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已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觀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

答陳思誠景思

承喻為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
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偽之學而斥去之者向
來雖或好之今亦隱諱道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
聲迹蓋將進為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
異耶夫名實義利為己為人判正則之言是也但
其所為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為者要當深自
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則提
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為則亦君
子之不取也

答陳衛道

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
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
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
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豪釐絲忽間不
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
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
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
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
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
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

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
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
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者此理會中洞
然無纖豪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
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

示喻謹悉但今欲為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
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
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
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
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

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
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
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
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
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入處
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
說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
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入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
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
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

唐本下
註必恐
當作畢

師弟子上下各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
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
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
不似異端便將籠侷底影象來此置中占真實地位也
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
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
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意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
得太繁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
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
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

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
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
也

答陳才卿 文蔚上
饒人

秋試不遠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當有處
也來書所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
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
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可喜想時相見正叔在此
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

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
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
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熹碌碌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
友功夫亦多間斷方以為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
為久留計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
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
也
傳允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少

作課程而令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
明年只在水北即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
子融日益孤高深可歎羨一書却煩達之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
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
說但看時隨手節記向後因讀它處邂逅或有發明
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
事也

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
向前爾

康節文字二片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
蒙所載為有發於易它則別成一家之學李通近編
出梗槩欲刊行且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謂正

叔子

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
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日守
常程夕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
警懼真當勇猛精進度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余正叔 太雅

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
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
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
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
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
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
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
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
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
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

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
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
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今復如
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
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
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前日三詩亦未見踐言
之効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日對塔
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
夫力求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

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
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
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
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直
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
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
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
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个會通處即它書亦不
難讀爾

答余方叔

大猷

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

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又云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

師鄭○字書鄭居顯切邑名又亭以名

所論條自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會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渠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為佳耳又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

委頓只此便是不會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
又不是隨眾略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
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
處便是真知也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
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
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太近前為可免於斯
世耳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答趙致道

師夏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
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

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
多是氣少即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
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
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
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
量為圖如左

此明

惡幾

此證

惡幾

周子

誠

幾

善幾

胡氏

誠

幾

之意

之說

善幾

左唐本
作右元
本右
者誤

善惡雖相對實分實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
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
未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
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
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
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
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
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
之向背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
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

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
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
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
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
異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
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為性而儒者以
主宰為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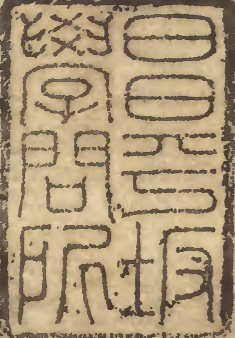
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為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
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
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
相似即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
不分真妄而皆以為真其於感物則不分真妄而
皆以為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真妄云耳此其大不
同也

大槩亦是

程子言仕宦奪入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
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

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
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
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
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
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六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六

宋史書目卷之六

四

宋史書目卷之六

其書重刊... 宋史書目卷之六

其書重刊... 宋史書目卷之六

其書重刊... 宋史書目卷之六

論

宋史書目卷之六

宋史書目卷之六

宋史書目卷之六

